

洪放◎著

政绩·政纪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洪放◎著

政绩·政纪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政绩·政纪/洪放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0.12

ISBN 978-7-5500-0048-3

I. ①政… II. ①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2050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: 330008
电 话 0791-6894736 (发行热线) 0791-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@bhzw.com

书 名 政绩·政纪
作 者 洪 放
责任编辑 赵 霞 许 复
特约监制 李 强 李明佳
特约编辑 李 强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1/16 710 × 1000
印 张 17.75
字 数 260 千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9.80 元

ISBN 978-7-5500-0048-3

赣版权登字—05—2010—12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1

雪，下得无声却强硬。

时令才是阳历的十一月底，阴历也才十月初十，雪便毫无征兆地落下来了。湖东大地上，一片银白。令狐安是在省城假日酒店里接到县委办公室主任方灵的电话的。电话里，方灵汇报说：“雪下得特别大，气象部门说是近六十年来罕见的一场大雪。仅一夜时间，地面积雪厚度就达到了四十厘米。城区的道路基本上都无法通行了。”

令狐安皱了下眉头，将手机从左边耳朵移到了右边耳朵，问道：“已经组织人开始处理了吧？”

“处理”一词，虽然不是很恰当，但足以表现湖东县委书记令狐安此时的心情。当了这么多年的领导，用词就容易形成自己的风格。比如“处理”，这是令狐安喜欢的。两个简单的字，一组合，几乎是涵盖了大部分动词。可以理解为处理事件，也可以理解为处理人，还可以理解为行动、工作和与之相关的词语。令狐安在这里说的意思，自然是问是不是组织人员，开始相关的清扫积雪、打通道路，甚至抗击雪灾什么的。方灵也当然听懂了，很快就回答说：“政府那边应该行动了吧。”

这个回答有些模糊。事实上，方灵在打这个电话时，她还不太清楚政府那边是不是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县长叶远水正在医院住院，据说是胆囊出

了问题，炎症加上息肉。常务副县长鲍书潮，又要到北京去招商引资了。令狐安这么一问，方灵又补充道：“我马上到政府那边，再研究一下。”

“那好，有情况及时报告我。”令狐安放下手机，感到左边的头有点疼。昨天晚上，酒喝得太多了。一喝酒，他的头就容易发热，一发热，就隐隐地疼。这老毛病还是当年在市委办公室当秘书时留下来的。当秘书辛苦，虽然看起来是跟在领导的身后，人前风风光光，可是人后，爬格子，端杯子，挨板子。当了五年秘书，表面是从一个科员提拔成了科长，可是内在里，却让自己落下了两个毛病：一是头疼，第二是男人的难言之隐，前列腺炎。想到这儿，令狐安似乎觉得下身又有些胀痛了。自从十几年前，知道自己得上这不太好说的毛病后，他就一直断断续续地吃药。可是，药哪能抵得过酒？哪能抵得过那些大大小小的会议？有时，逢上会议作报告时，令狐安是有些痛楚的。坐的时间长了，身子下仿佛挂了秤砣，直往下坠，可是嘴上，他还得激情昂扬，声色俱厉。如果是自己作为最高领导参加的会议，还要稍稍好些，他会借机到休息室踱上几步；如果是参加更高级别的会议，自己是作为被领导者，那么，就只好耐心而痛苦地坐着了。参加会议的态度，往往不经意间会成为领导印象的一部分。令狐安就最不能容忍干部开会时三心二意。他刚从市委政研室主任的位子上下到湖东当书记时，第一次开干部大会，他在台上就看见坐在前排的一个干部，一直在用手机发着短信。他心里有些冒火。后来他才知道，这个干部是湖东县早已向市里推荐的后备县干，姓高，叫高扬。本来，应该很快就在人大常委会上任命高扬为副县长的，但是，令狐安对此表示了有效的沉默。他让人大常委会稍稍缓了缓。这一缓就拖了整整两年。直到去年，人大正常换届时，高扬才勉强当选了副县长。当然，在此之前，高扬已经清楚了令狐安对他表示沉默的原因，并且努力地加以改正。既然改了，还是得用。这一点上，令狐安觉得自己作为一把手，是十分大度的。何况，高扬这一缓，也给湖东干部敲了下警钟。会风就是干部最大的作风。会风不正，作风何以正？

跟随令狐安一道到省城来的，是吉大矿业的老总于者黑，另外就是于者黑的秘书肖柏枝和于者黑的司机。昨天中午离开湖东时，令狐安给方灵说了一下，说到省城有点事。他先是让自己的司机小鲁把他送回湖东宾馆

他住的房间。下午三点，于者黑于总到宾馆来接他。五点不到，他们就到省城了。晚上要见的人，已经在车子上用电话联系好了。饭店也定了，就在假日酒店。开了房间，洗漱了下，令狐安就接到省委办公厅陈好处长的电话，说自己到了酒店。令狐安说赶快上来吧，先到我房间坐坐。

陈好跟令狐安是大学同学，因此也就不见外。令狐安住的是套间，跟于者黑他们住的房间，整整隔了一层。于者黑虽然名字听起来有些粗鲁，可是人却完全相反。从长相上看，于者黑皮肤白皙，像个奶油小生一般。鼻梁上还架着副眼镜，颇有些学者风度。从处事上来说，也是十分细腻，一点也不见传说中的一夜暴富了的矿主们的作派。令狐安也就喜欢他这一点。昨天下午一上高速路，于者黑就打电话到假日酒店，点着房间号要了三个房间。本来是四个人，而且有个女的，按理是要四间。肖柏枝的房间就免了，这令狐安明白。反正也不是第一回了。而且，于者黑要的房间也很巧妙。令狐安住 801 套间，他自己则住在 701 套间。司机也住在七层。这看似有点别扭的安排，却充分地显示了于者黑的会做事。

令狐安将门开了，站在门边上，就看见陈好从电梯那边的走廊转过来了。他马上招呼道：“哈哈，过来了？快，快！”

“我是最早的吧？把手头的事交代了下，就过来了。”陈好用手扶了下眼镜架，人已经走到门边上了。进了门，陈好朝房间里睃了一眼，令狐安道：“看什么呢？没什么娇可藏，看也没用哪！”

“哈哈，一个堂堂的大书记，能没有？”陈好坐下来，令狐安给他泡了杯茶。陈好问：“还有人呢？”

“快到了。也就三四个人，小范围。”令狐安说着也坐下来，递了支烟。两个人点了烟，令狐安盯了陈好一眼，“最近有些事，你……听说了吧？”

陈好没有回答。

令狐安继续道：“麻烦哪！要早知道这样，当年就不下来了。”他说的“不下来”，是指不从市里下到县里来搞书记。其实，从一个市委政研室主任的位子上直接下到湖东搞县委书记，当时在南州政坛上是一次轰动。按理讲，级别上是一样的。但是，实权上就差得多了。县委书记是一方大员，而政研室主任虽说也是正处，可还是在市委办公室之下，受着副秘书长的

调遣。何况湖东是南州经济实力最强的一个县。在湖东任书记,一般情况下都会顺理成章地进入到市级班子。多则三五年,时间最短的,仅仅在湖东干了两年书记。令狐安下来时,也是瞅着这碗水的。当时的市委书记向涛,现在是副省长。向涛书记在他下来前找他谈话,就明确地告诉他:到湖东只是个过渡,市里是把他当作重点苗子来培养的。可是向书记说这话不到半年,突然就高升到了省里。虽然成了副省长,可是县官不如现管。接替向涛的,又恰恰碰上了与向涛竞争副省长的南明一。结果是接下来的高级班子调整,令狐安榜上无名。这一晃又是三年了,南州新一轮的市级干部调整又将开始。本来,令狐安是很有信心的。一方面,向涛副省长也打了招呼。另一方面,他自己这三年来也不断努力,南明一书记对他的印象,算是有了180度的转变。既有天时,又有地利,这个副市长,应该是囊中取物了。可是……想到这儿,令狐安摇摇头,将烟按在烟灰缸里,道:“我这是忽视了基层哪!”

“事情我也大概知道一点。不过,也没这么严重吧?”陈好向前倾了下身子。

“我原来也这么想。可是现在……昨天南明一给我打电话,说市委正在考虑,是不是要……”

“南明一自己打电话的?”

“是啊!”

“那这事就……不太好办了。不过,也别急。不还没最后定嘛!湖东那边的工作做得怎样了?既然事情是从基层起来的,那就还得从基层做起。”

“湖东工作不好做啊!关键是叶远水……”

“叶远水?他这样做我就有些理解了。按理说你上了,对他也是个机会。他怎么……我就有点……”

“是啊,是啊!人嘛,谁知道他怎么想了?”

正说着,令狐安的手机响了。他一接,马上道:“是宏图啊,我在房间,801。你先上来吧,我等你。”

宏图全名叫刘宏图,是省委组织部县干处的处长。在组织部,他算是

个老处长了。虽然没有爬上副厅,可是明眼人都知道,他手上的实权,比一般的正厅要强得多。多年的媳妇熬成婆,多年的处长熬成了神。刘宏图在组织部,眼看着一任任部长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。他自己却一直待在处长的位置上,如同一只冬眠的甲鱼,时光好像停滞了。前几年,他看着别人往上直提拔,心里也急。这两年,就一点儿不急了。他心里头装的东西太多了,这是官场上天大的资本。他得运用资本,来好好地谋划未来。至于那虚幻的副厅,他乐得让给别人,还能换得风格高的赞誉。一想通了,心就顺了。心气一顺,这处长就当得呼呼生风。全省县干多少?数以千计。按百分之十算下来,也是百十多位。刘宏图就将精力放在与这些县干的沟通上。果然,这一沟通,刘宏图在县干界成了个手掌式的人物。县干们到省城,少不得要拜访拜访刘处长。令狐安与刘宏图认识得早了。他们认识时,令狐安是向涛的秘书,刘宏图已经是处长。两个人好像天生就有默契,第一次见面就谈得拢。令狐安下到湖东时,还特地征求了下刘宏图的意见。刘宏图说当然得下去,湖东县委书记就是理所当然的副市级。你不下去,慢慢地捱到什么时候?令狐安问他:要是下去了,应该会有多长时间?刘宏图说两三年吧。可是现在……

“啊,陈大处长也在?”刘宏图一出现在门口,就笑道。他的笑声有些特别,穿透力强。贴近细看,却是只有声音,没有笑容的。

令狐安站了起来,陈好却坐着。省直干部们是有规矩的,省委的门头子高,一般不会对省直其他机关的干部主动。刘宏图在陈好对面坐下,陈好这才开了口:“刘处最近忙吧?管干部可是中国最忙的事啊!”

“不忙,不忙!哪有你们省委忙!”刘宏图调侃了句。

令狐安一笑:“你们都忙。我可是个闲人啰。”

“你是闲人?”刘宏图哈哈一笑,依然没有笑容。这笑远听起来,相当地好,近看,却是有些让人心里打颤。

令狐安看看手表,正好六点,就道:“我们下去吧。”

陈好和刘宏图站起来,三个人出了门上了电梯,直奔四层小餐厅。到了包间,于者黑已经在等着了。于者黑和陈好、刘宏图都见过面,也就不需要介绍。除了于者黑外,还有肖柏枝,另外还有两个年轻的女子。令狐安扫

了一眼,于者黑就道:“这两位是小肖的同学,正好晚上赶过来,就一道了。这位是黄小姐,这位是任小姐。”

“好,好。坐吧!”令狐安心里早清楚于者黑的鬼主意,面子上却装着才知道,招呼大家坐下,然后道:“还稍等会儿。还有一位贵宾。”

刘宏图朝陈好望望,陈好正望着肖柏枝。肖柏枝是令狐安的人,这他清楚。只是这回,肖柏枝好像比一个月前见到时清瘦了许多。看着肖柏枝,他就想到燕子。燕子跟肖柏枝年龄差不多,五年前从大学分到陈处这个处。一年后,他们成了情人。上个月,燕子到美国留学去了。想着,他心里涌出一缕忧伤,赶紧调过头。令狐安拍拍他的肩膀,轻声道:“自古多情伤离别啊!陈处长,晚上,我多陪你两杯。”

陈好笑笑,问:“还有……”

“啊!”令狐安凑到陈好耳朵边,“是向省长夫人闵总。”

“……”

刘宏图其实听见了令狐安的耳语。令狐安看起来是对陈好一个人说的,声音却不是很小,只是象征性地低了些。向涛副省长的夫人闵慧,现在是省投资公司的老总。不说是副省长夫人,就是这老总的身份,也是足够分量的。要细算起来,刘宏图跟闵慧还是大学同学,两个人甚至有一段时间,彼此间还有些朦胧的感觉。闵慧的父亲是江南省的前副书记,向涛就曾是她父亲的秘书。虽然后来他们没有什么接触了,但一提到闵慧的名字,刘宏图心里还是有些温暖的。毕竟那份朦胧的感觉是美好的。既然是美好的,怎么能不让人感到温暖呢?他脸上有点发热了,就瞟了一眼令狐安,起身上洗手间了。

等刘宏图回到包间,闵慧已经坐在圆桌的正中位置了。

闵慧的左边留了个空位,显然是给刘宏图留的。刘宏图也没推辞,就坐下了。刚才在洗手间,他已经调节了下情绪,因此这时就主动地招呼道:“闵总,不,闵慧同学好!”

“同学?”令狐安一惊。

“是啊,我们大学同学。”闵慧边笑边望着刘宏图。

“原来……宏图可是没说过啊!既是贵客,又是同学,今天晚上,宏图

可要好好地喝点。”令狐安说完，陈好道：“宏图啊，闵总当年应该是你们大学最美的女生吧？”

“那……那当然是。”刘宏图噤了噤了嘴。

令狐安道：“那肯定是。来，来，我们就……闵总，你看……还有这位叶总。”

“开始吧。”闵慧道。

闵慧是江南人，这倒不是指江南省，而是指更小范围的地理意义上的江南。江南女子，天生就有一种娇媚。即使现在人过中年，还是能看出江南女子的风韵。乍一看，很难将眼前这个有几分妩媚又有几分清秀的女子，同省投资公司老总的身份结合起来的。可是，事实上，江南省大部分干部都知道，闵慧在省投，可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。她做事干练，行为果断。甚至，在某些方面，比她当副省长的丈夫还要精干。

于者黑让肖柏枝给大家一人倒了点白酒，闵慧要了干红。第一杯喝下去后，令狐安道：“难得今天闵总能光临，我先来敬闵总一杯。”说着，端了满满一杯酒，站起来喝了。闵慧笑笑，道：“都是自家人了，就不用这么客气。你要敬，多敬敬叶总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令狐安马上倒了杯酒，说：“叶总，那我就敬您了。”

叶总看起来年龄比闵慧小，也就三十五六的样子。见令狐安端着杯子，叶总也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别叫我叶总了，就叫我叶天真吧。我先喝了。”

“那也行。叶总虽然盘着那么大的房地产公司，可是年龄比我们都小，叫天真亲切。”闵慧插话道。

“还是叫叶总好。”令狐安喝了酒，边坐下边问闵慧：“闵总，听说向省长到北京了？”

“是啊，中央党校学习。也快了，下周就要回来了。”

“向涛省长可是……”陈好举着杯子，也敬了闵慧一杯。刘宏图一直侧着脸，问令狐安：“南州的班子要调整，这次令狐书记应该……”他这话乍一听是问令狐安，实际上是在问闵慧。令狐安今天特地赶到省城，而且明知向涛副省长不在省城的情况下赶来，说明他的心情是十分复杂、事情十分紧急。陈好问这话的目的，就是想挑破了，好让闵慧闵总透点口风。

令狐安一笑，“那是组织上的事，个人服从组织嘛。闵总，是吧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闵慧接了句。

刘宏图也端起杯子，要敬闵慧。闵慧道：“我们还得敬吗？都老同学了。我们共同喝一杯。”刘宏图看见闵慧的脸有点微微地发红，朦胧中，还现着几分大学时代的影子。但整个人却是与梦里偶尔出现的闵慧不同了。毕竟是时光如水，一个人，再怎么坚持，又怎么能敌得过时光的强大呢？

闵慧放下杯子，问刘宏图：“孩子应该上大学了吧？”

“没有，还在初中。”

“这么小？”

“我结婚结得迟。”

闵慧睨了眼刘宏图，仿佛叹了口气。令狐安看在眼里，笑道：“宏图处长是先干事业、再顾小家的典范哪！来，我敬宏图处长一杯。”

于者黑看酒喝到这分儿上，自己应该主动了。严格点来说，不是他主动，而是他带来的黄小姐和任小姐。他向肖柏枝示意了下，肖柏枝等其他人说话都稍稍停了的空当，端着杯子站起来，说：“我来敬闵总一杯。闵总可是我们女人的典范！”

“哪里敢当？”闵慧一边说着，一边端了杯子，肖柏枝道：“我就经常听令狐书记提到闵总。以后还请闵总多指教。”

闵慧是认识肖柏枝的。有两次，令狐安到家里，都是跟肖柏枝一道。一开始，她以为肖柏枝是令狐安的秘书，后来知道了其中的道道，她还打过电话，让令狐安注意一点。说领导干部容易在作风问题上犯错误，而那错误是最低级的错误。令狐安直在电话里点头。就在闵慧给他打电话的前一天，湖东县还处理了一个人大的副主任，原因就是男女关系问题。两个人被发妻抓了现行，告到县委，盖子捂不住了，只好处理。令狐安也觉得那人大副主任背了个处分有些窝囊。确实是，一个奋斗了几十年的干部，最后在男女问题上出了事，那是无论从成本还是其他方面来看，都是不合算的。所以令狐安很快就在电话里向闵慧保证说：我会认真对待的。请放心！

肖柏枝又一一敬了其他几位。小黄和小任也都站起来，酒桌上的气氛

一下子活跃了。陈好频频举杯,刘宏图也眯着眼,似乎忘了闵慧。这当儿,闵慧招呼令狐安,两个人出了包间,到隔壁的小包。坐下后,闵慧问道:“南明一找了你?”

“是啊!”

“这……怎么搞的?下面老是不能稳定下来。”

“这都是……”令狐安本来想说这都是叶远水在里面造事。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叶远水是县长,一个书记管不了县长,那也是书记的失职和无能。叶远水是土生土长的湖东人,大学毕业就分到湖东一个镇中学工作,然后一步步地升迁到县委副书记。在副书记的位子上干了两任,转到县长。这个人年龄比令狐安大五岁,在湖东的根基,远远比令狐安厚实。令狐安刚到湖东时,向涛书记就曾告诫他:一定要搞好跟叶远水的关系。他自己也暗自定了个调子:大事不含糊,小事任他去。要给叶远水一个印象:我令狐安到湖东,是组织上安排的,我也只是借这地方完成一个程序。事实上,头一年,他确实是按照自己的调子进行的。可是他发现:越这样进行下去,他在湖东的日子越不好过。甚至有些人传闻,令狐安有什么把柄在叶远水手里,不然,一个从市里直接下来的县委书记,怎么比一个县长还弱呢?这话听第一遍,他一笑置之;听第二遍,他有些不快活了。听第三遍时,他的调子变了。现在,虽然面子上,两个人互相尊重。但骨子里,谁都知道,两个人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。这一点,不仅仅在湖东,甚至在南州,都已经成了公开的事实。既成了事实,令狐安也就彻底放下了,特别是在矿业经济、人事等重大问题上,两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。其最终的结果是:在这四年内,湖东县委换了三任组织部长。棒子打不到令狐安和叶远水的头上,就只好由组织部长扛着了。

“向涛走前还跟我谈到你。”闵慧从贴身的包里拿出支烟,点上,又道:“现在干部的使用,已经开始向政绩化方向发展。你得重视!向涛也是这意思。要拿出政绩来,不要内耗。内耗的干部,组织上是各打五十大板,难以重用的。同时,搞政绩,也不能忘了纪律。违反纪律了,再多的政绩也无用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。不过,到了基层县一级,政绩难哪!”令狐安叹了口气,

“特别是湖东,这经济支撑主要靠矿业。矿业的发展,您和向涛省长都是很明白的。有限得很,风险也大。依靠矿业,不仅难以出政绩,有时甚至会毁了政绩。”

“这就是你思维方式的问题了。”闵慧将烟灰在烟灰缸里弹了弹,“思维方式要改。湖东是个能源大县,也就是矿业大县。矿业现在备受关注。我觉得就可以从这里入手。向涛也同意我的观点。今天晚上我让叶总一道过来,就是想她参与到湖东矿业改革中去。这要是搞好了,就是最大的政绩。”

“矿业改革?”

“是啊!不过怎么改,我也没太多想。你好好考虑吧!”

令狐安心里清楚,闵慧是个很有思想的女人。向涛虽然在副省长的位子上,但向涛的很多思想,其实是出自闵慧的脑子。她在这个时候点出矿业改革,也许就是一条阳光大道。叶远水那批人,对令狐安最大的不满就在矿业上,说令狐安成了矿书记。那些上访和举报的,也就是围绕着矿业作文章。湖东矿业经济,占到了县域经济的三分之二,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。全县一共有大小矿山七十多座。而且湖东的矿山都是浅层矿,剥开不到三十米的地表土,就是乌黑乌黑的煤层。这都是金子啊!这么容易开采的金子,谁的眼睛看了都会发绿。因此,分配矿山的开采权一直是湖东权力的核心。四年前,当令狐安改变了对待叶远水的调子后,他召开了县委常委会议,作出了一项决定:湖东大小矿山的经营,必须由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。这等于一下子把原来在政府的矿山经营权给剥夺了,叶远水能不气极败坏?那次常委会上,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票,来自于党办主任方灵。也就因为这一票,令狐安在湖东成了个“铁腕书记”。不过后来的工作实践,让令狐安渐渐明白了,矿业经济已经渗透到湖东的方方面面,成了最大的官场经济。他也尝试作过一次改革,将全县一百多家大小矿山,整合成了八十家。规模减少了三分之一,出现了几个像吉大矿业这样的大中型煤矿。随着与矿业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,令狐安跟矿业老板们也越来越走得近了。走得太近,他有时也有些危机意识。矿业老板们钱来得容易,出手也大方。令狐安尽可能地守着底线。但是,再守,也还是有说不清道不

白的地方。南明一书记就明确地告诉他：举报信中也涉及了大量的经济问题。

经济问题现在成了领导干部最大的问题。政治错误谁还会犯？都是受党教育几十年了，不至于那么幼稚。对于经济错误，令狐安一直在心里有一个底线，那就是不索不要，非特别放心者不收。可是……

闵慧将烟蒂放到烟灰缸里，站起来，“你同叶总好好谈谈吧！”

2

叶远水刚刚走到办公室,就听见人喊:“老叶,老叶!”他一回头,原来是农委党组书记丰开顺。

丰开顺在湖东算是叶远水的嫡系。到农委前,他是矿业局的局长,也是湖东最大的最红火的一组阁局局长。这人行伍出身,性格直。做矿业局局长时,得罪了不少开矿的老总。到了农委,情绪很大。前两年基本上不太上班。后来还是叶远水劝了几次,才勉强天天到办公室伸下头。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,丰开顺又突然活跃了。他联络了一批老干部,还有一些矿业的老总,不断地给叶远水吹风。目的只有一个:湖东矿业经济到了危难的时候了,再不动,就要出大事了。

叶远水是希望看到丰开顺的。

进了办公室,丰开顺没等叶远水坐下来,就开口了:“叶县长,这是我最近同几个矿业老总整理的材料,你看看吧!”

“材料?”叶远水瞥了眼,他没有接,而是问:“整材料可不是什么好的行为。又不是什么大事,怎么搞得像特务似的。这不好。”

“人家做都能做得,我为什么不能整理材料?何况我这材料也只是给政府作个参考。具体事实当然还得上面来查。我跟人大的任泽刚主任也汇报了,他也支持我。只是我人微言轻,要是叶县长真的能……那可就是

湖东矿业的大幸了。”丰开顺脸上有一道疤子，据说是当年对越反击战时留下的。他说话一激动，这疤痕就开始发红，红得有些醒目，也有些瘆人。他继续说：“令狐安在湖东一手遮天，要是你县长都不出来说话，谁还敢说？我可听说他要到市里去了。把湖东搞成这样，自己得了个盆满钵满，就轻松地走了？我不服气。要是你叶县长不出面，我跟那些老干部还要到市里去。我就不信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。老丰哪，看问题要长远些。说话要慎重些，不要随便给人扣帽子。”叶远水虽然脾气躁，性子急，但毕竟是政府一把手，在处理问题时，还是比较稳重的。他想看到丰开顺细水长流，而不是那种竹筒倒豆子——倒完就算了。更重要的，丰开顺现在针对的，不是一般的人，而是湖东县委书记令狐安。县长跟书记拧起来了，这本身就很危险。如果再……

五年前，令狐安从市里下到湖东来担任书记，对当时任县委副书记、县长的叶远水，既算是也算不得是个打击。令狐安不来，他应该可以接任书记；令狐安来了，他就得继续当他的县长。令狐安下来，明摆着是镀金的。叶远水因此也就没太在意，即使有点想法，也藏在心里。他想好好地配合令狐安，做好湖东的工作。县委和政府的关系历来微妙。按理说如今讲究党政分开，但党政结合得最紧密的一级政权，恰恰就是在县一级。县委书记讲的是政治，政府要的是民主。但民主也必须集中。这种集中，最终就体现在县委的常委会上。叶远水和令狐安的决裂，也就是那次关于湖东矿业改革的常委会。在那次会上，政府失去了对湖东矿业的行政调节权。令狐安的理由是进一步加强对矿业的宏观指导，湖东是矿业经济占主体的县，县委、政府就必须将工作中心放在矿业上。这理由十分得体，虽有干预行政之嫌，但常委会还是以绝大多数赞成通过了。叶远水在力争甚至骂人之后，保留了个人意见。但从此，他与令狐安的关系，就像沉在水里的冰山，裂开了缝隙。随着时光的流淌，这缝隙越来越大。叶远水自己也感到，已经到了断裂的时候了。他也曾仔细地衡量过：令狐安到底会在湖东待多久？如果真的像令狐安自己期待的那样，很快就能到市里去，那么，叶远水再撕破脸皮，一点意思也没有，而且，还有可能影响到下一步自己的升迁。党、政一把手的矛盾，是官场公开的矛盾，关键就看是不是有人愿意稍稍让

自己处于下风。一刚一柔,才有可能搭配出好的班子。两者皆刚,则充满火药味;两者都柔,工作就处于瘫痪。对于党、政一把手的矛盾,上级大多数时候也只是劝导和适度的教育。闹得实在不像话了,则是各打五十大板。叶远水不想让五十大板打在自己身上,因此这几年一直忍着。政府内其他的副县长,有时也发牢骚——本来是政府的事,怎么就成了常委会的事呢?这不明明是党政不分吗?叶远水听着,也只是笑笑。一来他无法解释,二来他也私下里希望副职们这火气烧得更旺些。只有大家的火气都上来了,他才有更充足的理由,才有更广泛的基础。

丰开顺递了支烟给叶远水,“我这是扣帽子?不是啊!叶县长。”他突然压低了嗓子:“我已经联系了一些矿的矿主。东西都在这儿,我既然做了,就负责任到底。叶县长要是不去市里,我带着这些矿主和老同志去。”

“啊,这……这不好吧?”叶远水笑着问。

“有什么不好?”

“我总觉得不好啊?是不是要先给令狐安同志说一下?”

“给他说?那岂不是……好了,好了,叶县长不问,我自己去吧。”丰开顺将烟蒂狠狠地扔了,转身就要出门。

叶远水喊道:“老丰啊,不要那么冲动。你先将材料留我看看。”

丰开顺回过头,将材料放在桌子上,一边往出走一边道:“我们下午就过去。”

叶远水张着嘴还想说几句,丰开顺已经走了。

叶远水最近很少上班。一来是身体确实有了些不好的反映,经常头晕。医生说是严重的颈椎病,一定要卧床休息。从十几岁读师范,叶远水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体是最好的。虽然出身贫寒,但寒门往往最能锻炼人,也能强健人的体魄。快三十岁时改行搞行政,他的接触面广了,事情多了,应酬也连续不断。日积月累,就在这机器一般的运转中,终于在某一天早晨,他发现起床时脖子僵直,手脚发麻。有时稍稍低头看会儿文件,就如同怀孕了的女人一般,想吐。妻子说:这大概是男人的更年期到了吧?他摇摇头。他知道自己,是身体的机能出问题了。到医院一查,果然是严重的颈椎病。医生说再不休息,再不治疗,人就要废了。人废了不打